

# 再探秦兵馬俑的髮式、冠式和紋飾

曾肅良



圖 3 秦軍勇敢異常，戰鬥力以勇猛著稱。

圖 1 沈睡在地下千年以上的龐大秦兵馬俑軍陣。



圖 9-1 長冠之冠式。



圖 5 秦俑中步兵卒。



圖 11 秦兵馬俑一號坑，將軍俑全身像。



## 前言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位於陝西省秦始皇陵東側一點五公里的西楊村南，這裡原是一片樹林，砂石堆積，荒塚累累，一九七四年初，竟因村民的掘井開墾，而發現了沈睡在地下千年以上的龐大軍陣。(圖1)

這個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觀」的巨大發現，頓時震驚了全世界，吸引了絡繹不絕的國內外觀光客，據大陸官方估計早已超過了兩千萬人次。

緊接著在一九七六年夏天，在最初發現兵馬俑坑(定名為一號坑)的東端北側約二十公尺處，又挖出了二號兵馬坑，西端北側約二十五公尺處，又發現了第三號兵馬坑，在二號和三號兵馬坑之間，尚發現一個未建成的俑坑，並未放置任何陶俑和陶馬。

經過考古學家的發掘和測量，對秦始皇陵園進行了全面的探勘和局部試掘，陸續又發現了大小不等的各種陪葬坑和墓葬三百餘座，整座陵園似乎蘊藏無數歷史的奧秘；而對於已經發掘出來，經過整理的一號、二號和三號坑陶俑、陶馬，已有許多令人驚喜的發現，對於學術界而言，秦兵馬俑所包含的許多豐富的科技、文化、宗教、軍事上的謎底，正有待我們一一解答，本文擬單就髮式、頭冠和服飾的紋飾部份，來做一比較詳實的比對與分析。

### 髮式和冠式是軍種、階級的識別

在兵馬俑坑中為數上千個陶俑裡面，個個神情嚴肅，在眉宇之間隱然透露出威武凜然的軍國氣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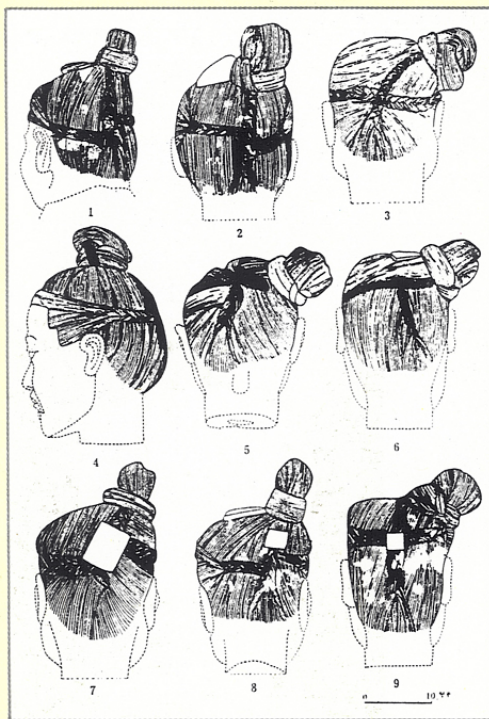


圖2 秦兵馬俑圓髻的髮辮。

秦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王朝，實行郡縣徵兵制度，秦兵馬俑所顯現數千個神情、面容、髮式、服飾各異的軍士俑，正重現了當時秦代軍隊集合了華夏大地上各個地域、各種民族的優秀戰士，而形成一個種族大融合的集體群像。

數千件秦兵馬俑的出土，絕對不是偶然的現象，那些披甲執銳、陣式嚴整的軍隊，不正是《戰國策》〈秦策一〉中所記載的「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的威武氣勢，那麼龐大的軍隊，指揮者除了靠金鼓、旗幟來號令軍陣行動之外，更需要服飾和裝束來分辨兵種和階級，以便收到一目瞭然，收到紀律嚴整、方便調動的效果，所以除了服裝之外，頭冠形式和髮式可以說是區分識別的最佳標誌，是秦代軍事制度的一部份，《後漢書》〈輿服志〉記載：「秦雄諸侯，乃加其武

將首飾為絳帟，以表貴賤。」絳者為紅色，而我們從出土的一號坑秦俑出土的二百多個身穿鎧甲的武士俑，在右側綰著圓錐形髮髻，戴著圓錐形的軟帽，以朱紅色最多，帽的質地輕軟，似是用單層布帛製成。此種軟帽的「絳帟」似乎在形制上即與漢代的「幘」相同，《後漢書》〈輿服志〉記載：「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支頭，所以安物。」，所以《後漢書》輿服志中所謂的「絳帟」，大概即為秦代通稱之「絳幘」或「赤幘」，但是我們在秦兵馬俑坑中的兵士髮式才見到紅幘，武將軍吏皆戴朱紅色冠飾，冠帶形狀與古之支頭和絳帟相似，故絳帟也有可能即是古代之「絳支頭」，不同於秦代的「絳幘」，推而論之，「絳幘」即可能為秦兵馬俑中武士兵卒階級所戴用的形式，而「絳帟」的形式仍保存在中上級軍吏的冠式上。



無論是「絳幘」或「絳帟」都是《後漢書》〈輿服志〉中所說明的「以表貴賤」的功用，也就是說用髮上的冠式或束髮的形式或冠上的首飾來做為軍種或階級的區分。而秦兵吏上的冠式或幘都以強烈醒目的朱紅色為之，可以得知為了做為軍陣號令的重要標誌，才採用在色彩學上屬於高明視度(High Visibility)的「朱紅色」，便利指揮者在遠方指揮所一目瞭然，方便調度軍陣變化。秦俑坑中所發現的幘除了朱紅色之外，還有少數的白色和黑色(註一)，亦可為階級區分和方便識別指揮的具體明證。

### 兵馬俑髮式嚴謹之原因

從出土七千多個兵馬俑中，除了身材高大，面貌神情各異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武士俑個個髮式嚴謹，工匠們在當代寫實精神的促動之下，對於細部的髮式雕塑頗為費心，應用工具將一絲絲的髮縷、髮辮完全忠實地呈現出來，由髮式的形式至少可細分出數十種不同的樣式，從此我們引伸出一些有趣的問題，即是在兵馬恹恹的軍旅生活之中，軍士們如何有時間編結如此複雜的髮辮，或者我們可以歸因於秦人愛美的風尚，或者為了軍隊階級的識別與管理，而最重要的原因，可以從秦人的生活習尚和對頭髮的觀念，以及秦始皇個人的愛好來探討。

從歷史事實得知，自春秋戰國以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觀念早已深植人心，秦人仍沿襲古代蓄留全髮的習俗，秦代的法律明確規定，損傷他人頭髮屬於犯罪行為，可見秦人對頭髮的重視，睡虎地秦簡「法律答

問」記載：「士五(伍)甲斗，拔劍伐，斬人髮結(髻)，可(何)論？當完為城旦；拔人髮，大可(何)如為提？……或與人斗，縛而盡拔其須鬣(眉)，論可(何)毆(也)？當完城旦。」，意即斬人髮髻和拔人鬚眉者都要被判「完城旦」的罪刑，秦代律法以殘酷著名，「而且對死刑以外的徒刑，都不規定期限，如「隸臣妾」、「鬼薪」、「白粲」、「城旦」等刑徒，一經判定則「終身為刑徒」(註二)，因此秦代律法中有「髡刑」，「男髡鉗為城旦」(註三)，「髡」就是剃去頭髮之意，這種「髡鉗刑」在當時只比死刑輕一等，卻比鞭笞還重，文獻中就曾記載：「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註四)而在《漢書》也曾記載司馬遷曾說道：「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斷髮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註五)，可見在秦漢時代，頭髮是受到社會大眾如何地重視，不但是以刑罰來嚴懲，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之中，頭髮的形式亦為一種身分地位的象徵。

從另一方面來看，社會階層重視頭髮，往往是在上位者提倡或重視的反映，從文獻上的記載中可以得知，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對於髮式特別重視，他曾親自下令讓宮中的妃嬪們各自梳編出儀態萬千的各式髮髻供其欣賞。《中華古今注》中記載：「始皇詔后梳凌雲髻，三妃梳望仙九鬢髻，九嬪梳三鸞髻。」，聖上天子熱好此道，大臣、百姓焉有不風行草偃，大力效尤之理，雖然文獻中所描述的髮髻皆為婦女所有，但是從始皇陵園衛隊——兵馬俑的出土，說明了秦

代男子也梳編各種各樣的髮式，而且也到達相當複雜而且講究的程度，也證明了秦代軍隊尚髮的習慣，在嚴謹的軍旅之中，也表現得淋漓盡緻。

### 秦俑的髮式

在尚髮的習尚之下，秦武士俑的髮式編成手法，細分之下可以多達數十種，但是從外觀形制來看，大致可分成兩大類，基本上，髮式仍代表了其軍中的階級和軍種的區分。第一大類為「圓髻」，第二大類則為「扁髻」，下面茲分別細述探討之。

圓髻即為將頭髮梳成圓椎形髻，縮法雖有多種多樣，但都將圓髻置於頭頂右側或左側，髮髻裸露，這種髮髻在秦兵馬俑中所佔的比例最高，約佔百分之八十(如圖2)，這種髮式大多屬於袍俑(輕裝步兵俑)及一部份鎧甲俑，髮髻用髮卡固定或用朱紅色髮帶綁束。根據文獻上記載，秦軍不戴盔或冠官或帽者，多至「不可勝計」，稱之為「科頭」(註六)，此類軍卒徒步戰鬥，而且防護最少，但是「多至不可勝數」，更是勇敢異常，除了訓練有素之外，即在於秦國提倡軍功主義，以軍功大小賞賜爵位，可以晉級、益家，也可以用來贖免己身或家人的刑罰，故秦軍的戰鬥力以勇猛著稱，軍卒奮勇爭先，而終能統一六國，成就霸業(圖3)。

另一種梳成圓髻者，在套上軟幘(如圖4)，「幘者韜髮之巾」(註七)，在秦始皇陵一號坑出土的二百多個身穿鎧甲的武士俑，都在頭頂右側梳成圓椎髻，再戴上圓丘形軟帽(幘)，幘形如覆鉢，其大小前至前額髮際，後至後腦，左右至耳



根，將頭髮和圓椎髻包攏在幘內，幘的後緣或其左右的一側邊緣，開有三角形叉口，叉口兩側各有一組帶，可以互相交結繫扎，使幘緊束不致被風吹落或因運動而滑脫，在二號坑兵馬俑中的戰車上的車士俑，也縮圓髻，戴扎軟幘，形制與一號兵馬坑中的武士俑裝束相同，軟幘的顏色以朱紅色為多，少部份可見白、黑色的軟幘。《後漢書》〈輿服志〉：「幘者，幘也，頭首嚴頤也。」正如同秦武士俑所戴圓形軟帽，將頭髮全罩於內，意即「頭首嚴頤」之意，又《獨斷》中又記載：「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者。」故可以從一號坑兵馬俑中，戴幘者 403 件，戴冠者 58 件應證出，秦俑中頭戴軟帽者，都屬於較低階級的鎧甲步兵卒，而非軍吏。

(圖 5)

扁髻的形制和梳法與圓椎髻不同，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者為有戴冠者，二者為不戴冠者，基本上，梳成扁髻主要是為了防止頭髮鬆散，便於固冠或戴盔，其縮髮方式大體分成三種，第一種為先將頭頂長髮束成一小髻，次將額前和兩鬢頭髮梳向腦後，在腦後各編成三股或六股髮辮，再合編成一條板形髮辮，上折貼於腦後，再用方形髮卡固定，髮辮的末梢部份則縮成圓椎髻，再戴冠時用冠帶束髮固定之。第二種，則是將頭髮編成板形髮辮，直接上折到腦後成扁平折疊狀用髮卡固定，第三種則為直接將頭髮往後梳齊，再上攏到頭頂縮成圓椎髻，並以笄貫之固定。(如圖 6)

前述梳成扁髻，主要方便戴冠或頭盔，一般而言，大多是軍吏級的武士俑或將軍俑或是騎兵俑，另有見不戴冠者，為部份鎧甲步兵俑，依據《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之記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來看，雖然在秦兵馬俑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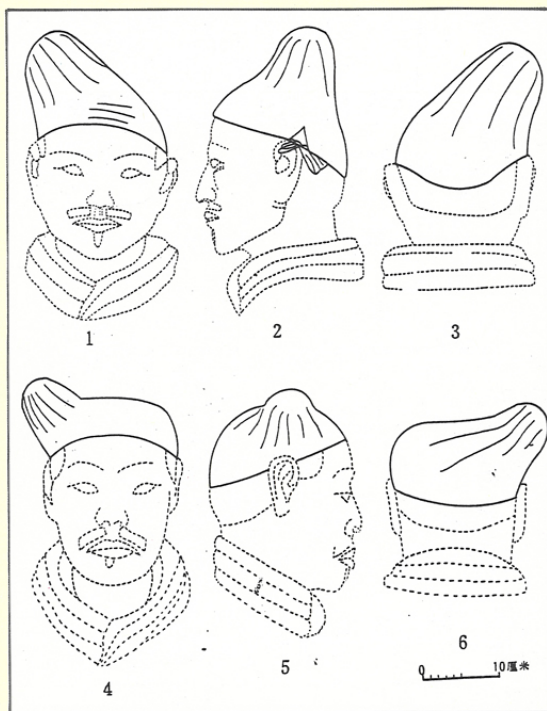


圖 4 武士俑介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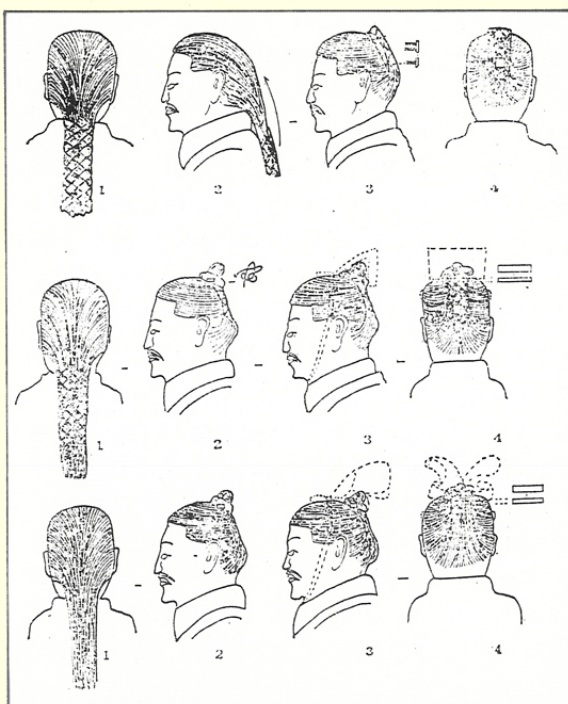


圖 6 扁髻縮法順序圖。



## 秦兵俑中的冠式

秦兵馬俑中兵將的冠式連同軟幘可以分成五種。

第一種為「幘」：已出土的兵俑中，戴幘者遠比戴冠者為多，主要見於輕裝步兵俑，頭頂頭髮梳成圓椎髻。(如圖 7)

第二種，則見於二號坑出土的騎兵俑，頭髮均梳編成六股寬辮形扁髻上折貼於腦後，頭戴覆鉢式圓頂小帽，帽形圓淺，前露額，後部較長且面積較大，剛好可以蓋住後腦上半部，兩側耳前鬢角部位各延伸有一窄狀長帶，帶末端有繩以子母扣方式繫扣於頷下，帽呈赭色，用朱紅色彩點繪著三點一組的梅花形點散佈全帽，帽後正中則繪有一朵較大的白色桃形花飾。(如圖 8)

這類騎兵所戴的碎花點軟帽，根據《後漢書·孝平王后傳注》：「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又《後漢書》〈輿服志〉亦記載——皮弁「制如覆鉢」，此皮弁之特徵，恰與二號兵馬俑坑中騎兵俑所戴之軟帽相同，帽上朱紅色碎花點和赭色底色，似乎也正模仿鹿皮的特色，故騎兵所戴之軟帽極有可能為秦代的「皮弁」。(註九)

第三種為「長冠」(註十)，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陵一號坑兵馬俑報告〉中將之歸類為 I 型冠，此種冠的形狀如梯形板狀，從正面看前窄後寬，尾部有冠室，前有冠帶做為縛冠之用，在出土的兵馬俑之中，駕駛戰車的御手俑和戰車右邊的武士俑以及下級軍吏俑，皆可見到戴用此種「長冠」，有別於「介幘」及「科頭」的步兵俑。(如圖 9)

第四種稱之為「雙版長冠」，在〈一號坑兵馬俑的出土報告〉中將之歸類於 II 型冠，形制大略與長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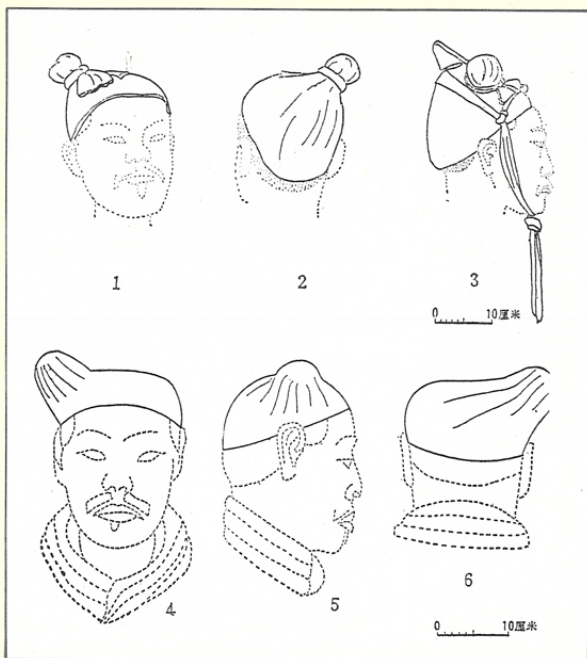


圖 7 一、二號俑坑陶俑介幘。

(I 型冠) 相同，只是在長冠的梯形板狀之間，別有一條陰刻縱線，似將之分成兩半部，表示由雙版拼成，兩側亦有縛帶可繫在頷下做為固冠之用。此種「雙版長冠」，可以在駕駛戰車的御手俑、中級軍吏俑中見到，似乎在階級上，要比戴長冠者更提昇一級。(如圖 10)

第五種稱之為「鷩冠」，〈秦始皇陵一號坑兵馬俑出土報告〉中將之歸類於 III 型冠，《晉書》〈輿服志〉曾記載鷩冠「至秦漢時猶施之武人」，又《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五引董巴〈輿服志〉云：「武冠加雙鷩尾，為鷩冠，羽林虎賁冠之。鷩雞勇，鬥死乃為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用焉。」，「鷩冠」的具體形狀如何，雖然文獻記載不少，但是因缺乏具體的描述和實物證據，還是比較模糊，「秦俑之冠」，冠尾曲轉成雙鳥尾狀，故疑為鷩冠，是否如此，尚待進一步考定」。(註一一)

冠形為分歧的兩個螺旋卷曲筒

形，下方連結長方槽形冠室，罩住頭頂的扁髻，兩端各有一圓餅形薄片封堵，有一環形帶圈住頭部，前壓住冠頭，後半圈壓住腦後面的髮髻，兩側各從環帶繫結一條長帶，順著雙頰繫結於頷下固冠，帶尾寬大飄垂於胸前。(如圖 11)

此種「鷩冠」的製作較為繁瑣，而且戴用者皆佩劍衣魚鱗鱗甲，著大翹尖履，從軍陣所置放的位置來看，都可證明其為統軍的高級將軍俑，在一號兵馬俑坑中，僅見五件。(註一二)

## 兵馬俑服飾紋飾的特色

在出土的秦兵馬俑上，上衣和下身的衣甲上都是用單色塗繪，只有在冠式、甲衣、背帶、腰帶和戰車車廂上才見到花紋裝飾，不僅圖案繁複而且色彩多種、鮮豔而醒



目，在秦代遺留下圖案資料較少的情況下，這批帶有圖案的兵馬俑就顯得特別珍貴。可以想見當時的秦軍不但紀律嚴明、號令齊一、勇冠六國，表現在裝備和衣著上，品質精緻之外，更開始注重美觀，在細節部份細心地加上各種圖案裝飾，加以彩繪，使得軍隊看起來更為活潑鮮明，特增一股威逼人的氣勢。

做出紋飾的手法包括四種，(一)用刀刻劃，(二)用印模押記，(三)用墨繪寫，(四)在刻劃或印模的花紋上填上墨色。

在所見到的紋飾之中，大多是以正方形、長方形、菱形、三角形、星宿形、回紋、角狀星形、或用點、線所構成的樹枝紋和花草紋為主，大體而言，皆是屬於幾何式的圖案變化，而非繪寫意味的紋飾，在手法上，主要以菱形、三角形和長方形、交叉網狀為原型，再以規律、韻律、秩序、連續式二方或四方的變化組成一平面圖案。

在冠上出現的花紋僅見於二號坑兵馬俑中出土的騎兵俑，頭上所戴的軟帽（皮弁），用赭色繪為底色，上面再用朱紅色小點，以三點為一組排列成梅花點形，佈滿全帽。（如圖 8）

在腰帶上的紋飾，以壓印、刻劃、或墨繪著精緻的圖案花紋，尤其以不穿鎧甲的武士俑腰帶的紋飾最為清晰，花紋主要以菱形、網狀交叉、三角形的連續樣式為主，具有秩序、節奏的美感。（如圖 12）

甲衣上紋飾的變化最為豐富，並繪上各種鮮豔的色彩，如朱紅色、黃色、紫色、綠色、白色、黑色、藍色系列等等。紋飾主要表現在高級軍吏俑所穿著的彩色魚鱗甲上和甲衣前後擺下緣的邊飾、甲衣披膊上的邊飾花紋以及中級軍吏俑甲衣背帶的紋飾，可以得知，甲衣

上繪寫彩色紋飾，代表著中級軍吏以上階級識別的標誌。

此類紋飾仍以菱形、三角形、方形、星形的變化為主，再加上以點線繪寫羽狀的樹枝形紋飾為主，在變化上要較腰帶豐富許多，但仍不脫幾何式圖案的結構，表現出一股陽剛銳利的生氣。（如圖 13）

另外，在二號俑坑戰車的車軾和車廂上亦分別發現花紋，基本上仍是以菱形做為變化的基本元素，做出連續式的平面圖案，而在雙鈎的線條之中，再填上色彩。（如圖 14）

### 秦兵馬俑紋飾的比較與分析

從上述的紋飾變化看來，以菱形紋樣所佔的比例最大，其次是方形、三角紋所變化出來的各種幾何式紋樣，其次才是以點線繪寫的樹枝紋或類似紋樣，這些紋飾我們都可以在當時其他器物上發現，如玉器、陶器、磚瓦、木器、漆器、銅器、織綉，主要仍可發現，是以菱形、回紋、三角形、方形等幾何式的連續變化為主要圖樣（如圖 15-g），再如秦都咸陽一號宮殿建築遺址的發掘報告中，皆可發現宮中壁面、台階皆使用龍鳳紋、回紋、菱形紋空心磚（註一三），乃至秦始皇陵園出土的各種方形花磚，也大多是以菱形花紋做為發展母題。（註一四）

除了上述菱形花紋等幾何紋飾的高出現比例之外，經過細心和戰國到秦時代各種遺留器物花紋的比對，我們還可以發現，在織繡、漆器以及陶磚上的花紋，要和秦兵馬俑所出現的紋飾組合形態最為接近（如圖 15），可見製作秦代兵馬俑，在紋飾上受到上述三種器物的影響最大，我們約略可以分成幾點試申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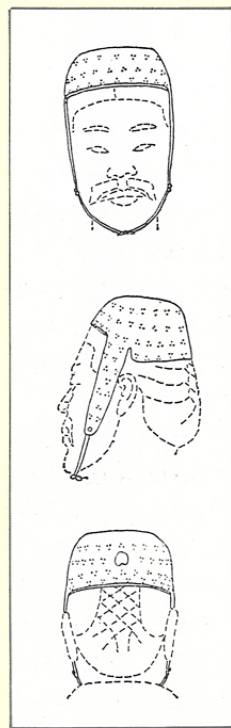


圖 8 二號俑坑出土，騎兵俑中的冠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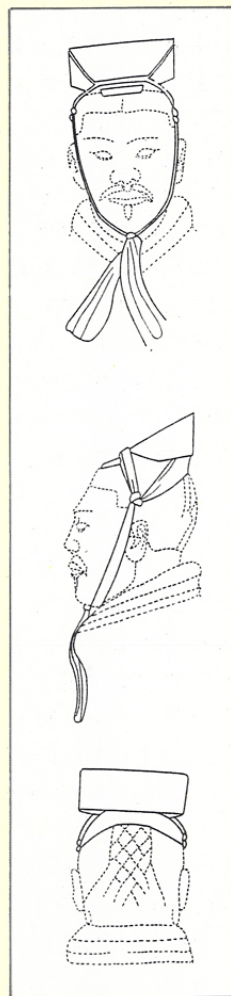


圖 9 一號俑坑出土。駕駛戰車的御手俑和戰車右邊的武士俑以及下級軍吏俑，所戴的長冠。



第一：兵馬俑上的紋飾，大多集中在冠帽、甲衣、腰帶之上，此皆屬於服飾範圍，在秦代寫實的要求之下，自然將當時流行於服飾的紋樣應用到軍服上，自是很正常的趨勢。

第二：漆器在戰國時代的應用相當普遍，以繪寫塗髹方式來製作出當時最為流行的紋樣，色彩鮮麗而活潑，畫工陶匠耳濡目染之下，自然而然模仿而表現在秦兵馬俑上。

第三：兵馬俑主要以陶器製作為主，陶匠們借取陶磚上的紋樣到秦兵馬俑的製作，也是一項極為自然的趨勢。

從審美觀念來看，秦兵馬俑上的紋飾，仍沿襲了古代注意整齊、規律、秩序的幾何式變化，除了表現出當代封建階級社會所崇尚嚴謹秩序的美感之外，也表現出秦軍剛猛雄強的軍國意識形態，同時由於秦國的先世是居住在西戎之間的嬴姓部落，大約在今陝、甘一帶，正好傳承了此地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崇尚秩序、整齊幾何式花紋的審美觀念。

整體而言，此時的紋飾拘謹而嚴肅表現，普遍流行於中原各個國家，正反映出當時階級嚴明的心理和社會形態，一直要到漢末、唐代才由於外來文化的刺激影響，才產生出更富於變化以曲線式、不規則為主的各式圖樣。

## 結 論

秦兵馬俑中的髮式和冠式，和紋飾的出現不僅只是工藝製作上一項偉大的成就，從中我們更可解讀許多社會的密碼，它們除了代表了階級意識，也顯示了秦人當時的意識形態和審美觀念，從髮式而言，雖然形制區分嚴謹，但編髮方式卻多種多樣，可見在當時，由於頭髮

受到相當的重視，而使得編髮發展出多種的技巧，而且髮式和冠式自然而然和服飾都成為階級區別的標誌，在軍中如此，在民間更是如此。

而在紋飾方面，可以看出主要是以幾何式紋樣來反映嚴明的階級形態，方形、三角、菱形的連續式構圖，正表現出一種穩定、和諧、平衡、分明的心理企求，再此基礎上，加上鮮麗強烈的對比色，更使得圖案形成向外擴張的震懾力量，這在當時封建式國家講究紀律、階級的時代，是必要的一種自然反應。另外，我們從當時紋飾的樣式，可以看出秦代不過仍處於傳承戰國時期紋飾的角色，而且因其軍國主義，極端集權的社會氣氛，使得紋飾趨向講求拘謹、嚴肅而規律的變化，此種審美風尚直接影響到漢代，一直要到漢末，外來文化的衝擊匯流之後，才又產生出嶄新的、更為活潑、更具動勢的紋飾風格。



圖 10 雙版長冠之冠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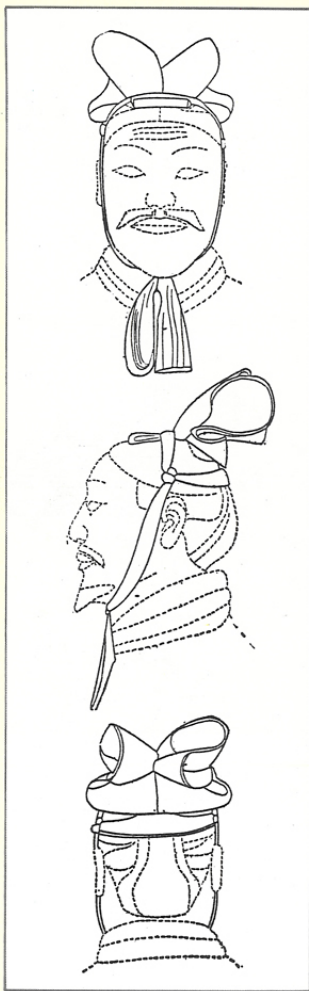


圖 11-1 鸛冠之冠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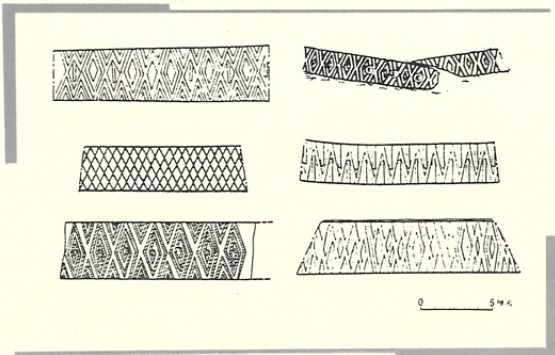


圖 12 兵馬俑腰帶上之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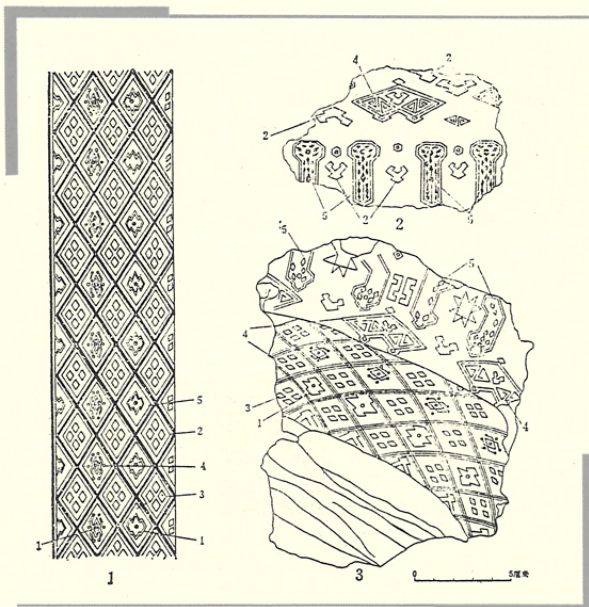


圖 13-a 二號俑坑，軍吏俑鎧甲紋飾。

1. 鎧甲邊飾 2. 胸甲花紋 3. 背甲領下花紋  
(1. 朱紅 2. 黃 3. 白 4. 紫 5. 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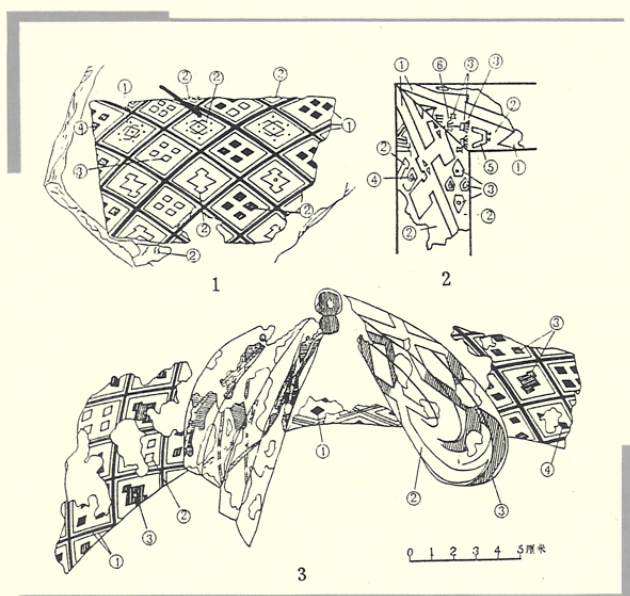


圖 13-b 甲上的圖案花紋

1. 俑背甲的邊飾花紋 ①深紫 ②朱紅 ③白 ④土黃色  
2. 俑甲的邊飾花紋 ①朱紅 ②天藍 ③黃 ④綠 ⑤粉紅 ⑥黑  
3. T 20 G 10: 97 俑甲肩部花紋 ①赭黑 ②白 ③粉紅 ④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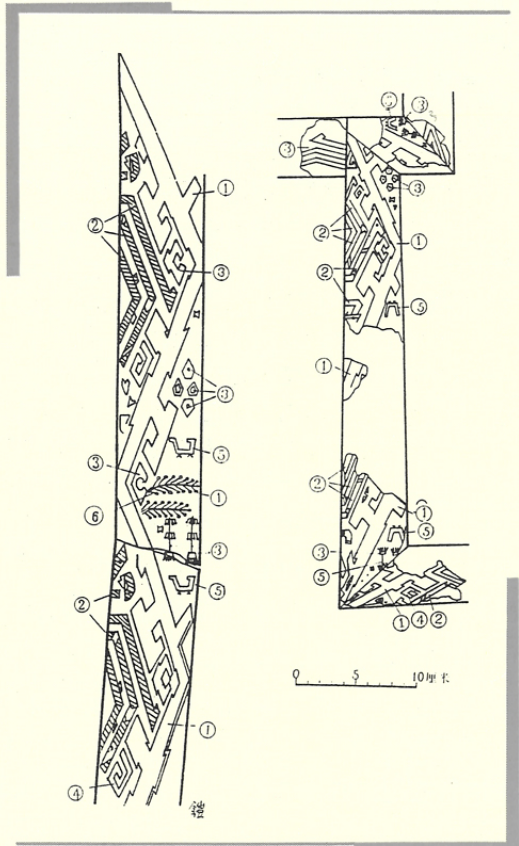


圖 13-c 鎧甲上的圖案花紋

- ①朱紅 ②深藍 ③黃 ④綠 ⑤粉紅 ⑥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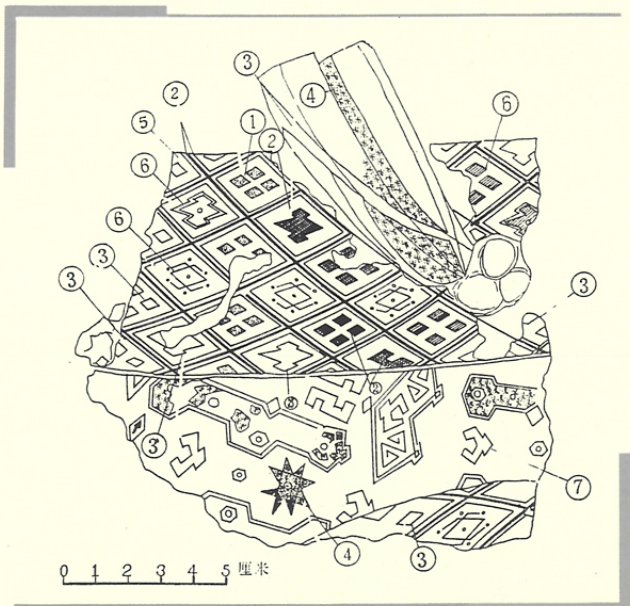


圖 13-d 鎧甲上的圖案花紋

- ①土黃 ②深紫 ③白 ④粉綠 ⑤粉紫 ⑥朱紅 ⑦赭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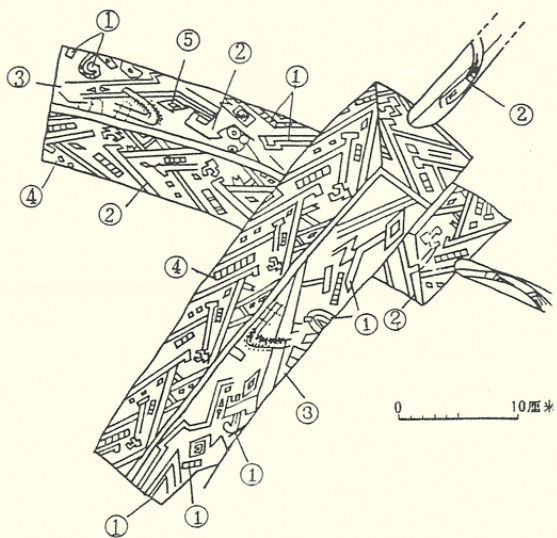


圖 13-e 鎧甲背帶上的圖案花紋

①黑色 ②紫色 ③粉白 ④深藍 ⑤朱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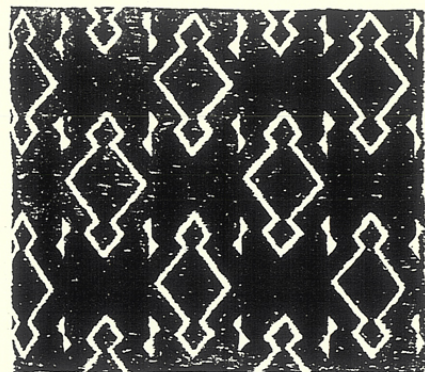


圖 15-b 戰國織物幾何形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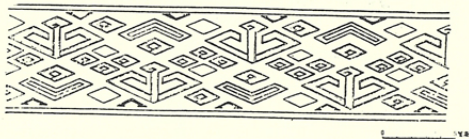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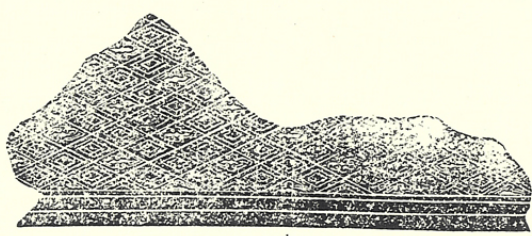


圖 14 二號俑坑戰車上的花紋

1. T<sub>3</sub>車軾 2. T<sub>2</sub>車廂上花紋漆皮



圖 15-c 秦代漆器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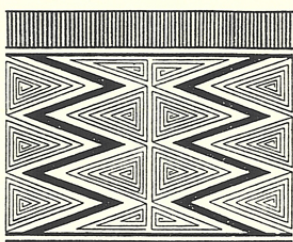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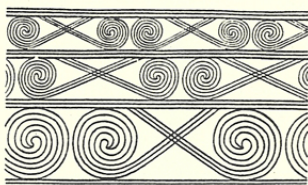


圖 15-a 戰國漆器紋飾 河北懷來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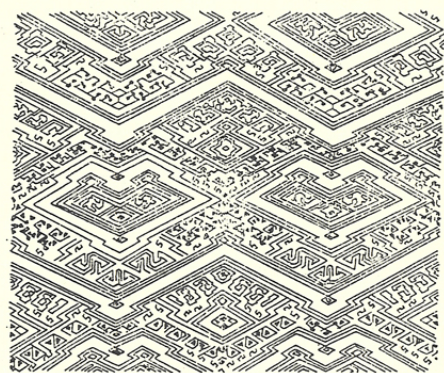


圖 15-d 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大菱形錦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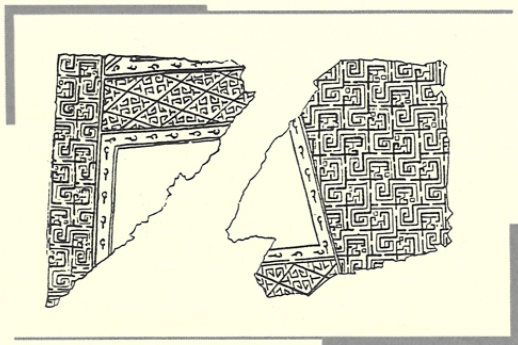


圖 15-e 戰國漆器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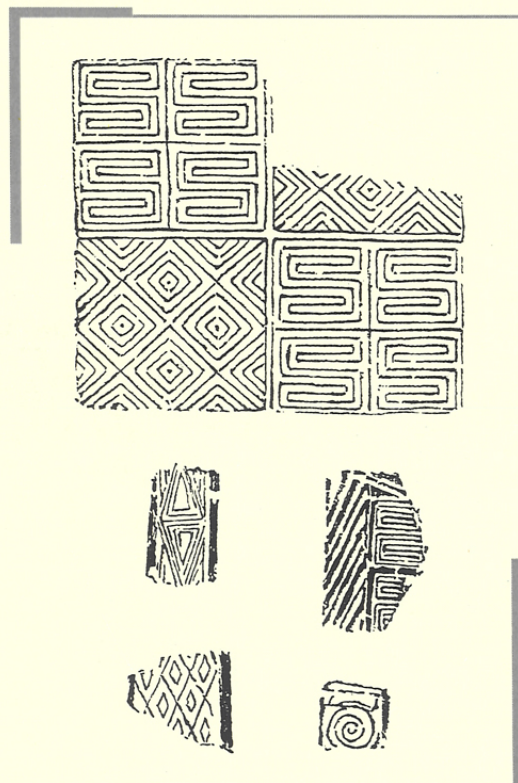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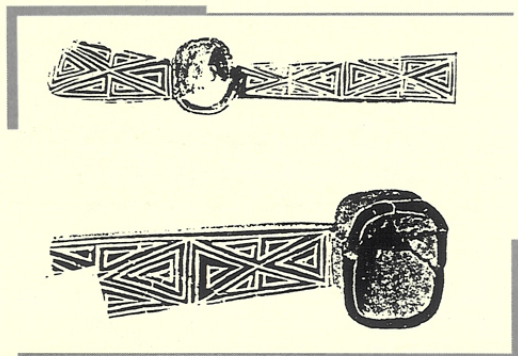


圖 15-g 秦代陶花磚幾何形紋 陝西臨潼縣秦都櫟陽出土

### 註釋

- 註一 《中華古今注》記載：「秦始皇原巡，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服儀仗服，皆戴狸皮白首，以威不虞也。」白首似為武士所戴的白色幘。
- 註二 林劍鳴 《秦漢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月三版 一三七頁。
- 註三 見《漢舊儀》
- 註四 《漢書》〈仲長統傳〉
- 註五 《漢書》〈司馬遷〉
- 註六 《戰國策》〈韓策〉：「徒距，科頭。」
- 註七 《史游》〈急就章〉
- 註八 袁仲一 〈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 一四三頁
- 註九 袁仲一，同前書，二七六頁
- 註十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78)上冊，文物出版社將之歸類為 I 型冠
- 註一一 秦始皇陵一號坑兵馬俑出土報告(同前書)，頁二〇七。
- 註十二 秦始皇陵一號坑兵馬俑出土報告(同前書) 頁一二二
- 註十三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編輯委員會 文物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 頁一二九
- 註一四 袁仲一，同前書，頁二九三~二九四